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

會員公案

王長文 序



主 编 杨丕祥
副主编 耿则伦
邢怀忠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INTERNATIONAL YANHUANG CULTURE & RESEARCHING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



會員公采

王長安 弘耕



主 编 杨丕祥
副主编 耿则伦
邢怀忠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秘书处编

ZHONGGUOTANGDAIWENXUEXUEHUIHANYUYANJIUHUIMISHUCHUBIA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员风采

主 编：杨丕祥

副 主 编：耿则伦 邢怀忠

责任编辑：李 兆

封面题名：张清华

图片摄影：邢怀忠

装帧设计：柴新民 毕全来 高 伟

校 对：耿则伦

承 制：中诺影艺摄制中心

出 版：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铜锣湾邮政 31130 号信箱

规 格：880mmX1230mm 1/32

印 张：9.4 张

字 数：192 千字

印 数：1-2000 册

出 版：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 I S B N 978-962-8735-08-X

定 价：人民币 43.00 元 港币 58.00 元



韩愈(768-824) 唐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州市)人。世称韩文公,历来被尊为“百代文宗”。他不仅是一位集文学、哲学、史学、教育于一身且都取得了划时代成就的中华民族文化伟人,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



会员风采

ZHONGGUOTANGDAIWENXUEXUEHUIHANYUYANJIUJI

探讨博大精深
韩愈文化，
发展恢
宏壮阔韩学事业。

序

这是一部由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丕祥先生提议,并带领学会秘书处的耿则伦、邢怀忠先生,花费了两三年的工夫,征集材料,精心编辑,正式出版的一部特殊形式的书。所谓特殊,是因为它以照片和个人学术传记的形式,展示了学会成立二十年来的风采;检阅了二十年来“韩学”研究的成绩;昭示了未来前进的方向。

韩愈研究会和王维、孟浩然、李商隐研究会一样,都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分会,是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指导下开展工作的;不同的是它别具风采:其一、成立学会的提议,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都是在河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89年,由原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副省级干部刘峰同志,时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海成同志,时任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后任常务副部长的常有功同志参加,召开了孟县四大班子会议。会议研究决定:以弘扬韩愈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抓好“成立一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孟县韩愈研究所,办好一个‘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编写出版一套‘韩愈系列研究丛书’,搞一部《韩愈》电视连续剧”的“四个一”工程;同时筹备成立“中国韩愈研究会”。这些工作向省委汇报后,得到



了省委领导李长春、于友先、张文彬等同志的认可和支持。1992年4月在孟县举办的“孟县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由该会“筹备委员会”给省委打报告，省委宣传部报告请示中宣部，中宣部正式发文，并让文化部发文批准举办的。筹委会筹备研讨会的同时，筹备“中国韩愈研究会”，起草了《章程》。其二、研讨会、学会开始筹备时，就得到了季镇淮、任继愈、饶宗颐、程千帆、霍松林、朱金城、周祖谟及韩愈四十代孙、台湾著名人士韩清濂的一力支持和指导。1992年，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我和孟县的尚振明亲自向程千帆会长汇报、请示，请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指导、帮助筹备“两会”工作。在程先生关怀下，委托学会第一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霍松林先生具体指导、帮助。之后，程先生还特为研讨会论文集题了“韩愈研究”的书名，并以四尺宣纸书写韩愈《龔龔》诗赠给韩愈研究会。经老先生和议，推卞孝萱先生为会长，正式成立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任继愈、饶宗颐、程千帆、霍松林、朱金城、周祖谟等受聘为顾问，季镇淮以河南省社科院孟县韩愈研究所名誉所长，仍被聘为名誉会长，韩清濂也被聘为名誉会长。当时尚不明确研究会的隶属关系，一直认为：行政上接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业务上接受“唐代文学学会”指导。后经国家民政部、教育部整顿全国社团后，经卞孝萱会长、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愈研究会副会长阎琦、韩愈研究会杨丕祥副会长和时任韩愈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我具体研究后，征求韩愈研究



会其他领导意见后，经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傅璇琮先生许可，明确了韩愈研究会作为民间群众学术团体，接受“唐代文学学会”领导。韩愈研究会之所以在学术界具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在老一代学者的缔造下，代代传承，形成团结、务实、开拓、创新的会风；是一个四代人和谐共处的群众学术团体。其三、老一代资深学者的传帮带，夯实了研究会发展的基础。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后又涉及王维。至八十年代，已出版了几本关于戏曲、王维的小书，发表了一些文章，却总未敢涉及“韩愈研究”。原因是一怕坚果难啃，二怕学疏识浅。可我还是遇到了进入“韩愈研究”领域的好际遇。1984年，季镇淮先生来河南讲学，吃住、考察、讲课由我全程陪侍。一个偶然的机会，先生知道我是他好友高熙曾先生的助教时，便要我跟他搞“韩愈研究”。先生要我以校注评的方式先认真读《韩集》文本，且要求我每年去北大向他汇报读书情况，先生检查我的作业后，提出指导意见；并把他发表有关韩愈、司马迁的文章复印给我读。就这样我成了季先生的及门弟子。经过对我作业的一二次检查后，先生提出要我搞一部《韩集》。当时我已见到四川屈守元先生等《韩集》校注的样稿，且列为国家计划，我犹豫担心。季先生说：“我们国家这样大，人这么多，搞两部、三部也不多。”就在先生的鼓励指导下，我开始了《韩集》的校注评工作。1992年，贡献给“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韩愈诗文评注》当是一个缩本。季先生故去后，任继愈先生又主动指导我搞“韩学研究”，



成为我的导师。回顾二十多年来,我不但见证了“韩愈研究会”的历史,研究会从筹备至今二十多年的历史,何尝不是我作为“韩学”研究学者成长的历史;研究会中的不少中青年学者,当不少都是我成长的同伴。除全国高校与研究机关历年来培养大批韩学研究的骨干外,最值得说说的是南京的卞孝萱先生和台湾的罗联添先生。他们都以乐此不疲的精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其中不少人成为“韩学”研究的中坚,唐代文学教学、研究的骨干,且又培养了自己一代接一代的学生。这些年轻学子,大都成为“韩学”,乃至唐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后劲。二十年来研究会正是这样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同时也在不断地新老交替、接力中,逐渐扩大中青年骨干力量。研究队伍里中青年会员的比例已由原来的弱五分之一上升到如今的三分之一。会员是研究会的主体,展示众多会员的风采,即为展示二十年来发展壮大的研究会的风采。其四、研究会之所以有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后盾,就是我们把研究与发展地方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大家都知道,二十年来,我们以研究会作纽带,把孟州、潮州、阳山、宜春团结起来,达成共识:举韩愈文化之旗,以韩愈为地方名片,推介自己,发展地方经济、文化。近来河南舞钢市也欲加盟。为了给大家创造发表文章的园地,便于了解研究会的活动,我们先后和周口师院、宜春学院学报合作,开辟了发表“韩学”研究文章的专栏;学会秘书处还依托孟州办了《韩愈文化》专刊。这也是我会办好的后劲。

检阅二十年来“韩学”研究的业绩。我们约略记得二十年前,“评法批儒”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不少学者余悸尚存,虽想研究韩愈,却不敢贸然涉足。所以,不但很少专著出版,发表的论文也不多。综述“韩愈研究”时,年发文量不过二三十篇,最少的只有十几篇。到上世纪末渐渐多了起来,可是,不少为评职称而写,质量难以保证,有的甚至尚不完全了解韩愈的身世,出现常识性错误。有一本教育部语文教研室编的高二语文课本《师说》,竟以错误的注解误导学生,影响社会。且有不少重要问题,如对韩愈的认识、韩愈的里籍等,还争论不休。二十年来,经过学者的共同努力,认真研究,已经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不仅完全消除了涉足“韩学研究”的疑虑,代之而来的是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深入钻研“韩学”。就拿近两三年发表的研究文章来看,在数量上都达到百篇或超过百篇;不少是博士论文,还有不少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和国家级的的重要报刊上;应时的急就之作已不多见了。更可喜的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已经达到凡古代文化领域,无所不及,且有新见:好象“韩学研究”有永远挖不完的宝藏;这当是因为“韩学”博大精深的缘故。基础研究的大部头专著不断出版,如阎琦的《韩昌黎文集注释》、罗联添先生主编的《韩愈古文》校注汇辑、刘真伦和岳珍的《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等。柯万成、吴振华及香港学者郑绍平等研究韩诗的三部专著,及近年相继出版的几部“韩学”接受学研究的专著等,都说明“韩学”作为一门学问,已经成为当今学坛上的“显学”。这也正是 1998



年,在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傅璇琮、卞孝萱先生提出:以当年出版的《韩学研究》作实绩,把“韩学”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认同后,十多年来的积极回应。

昭示了未来前进的方向。由于近年研究“韩学”的广泛深入,使我想起任继愈先生在“92’中国·孟县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先生谆谆告诫我们:“这个会上,从哲学史、文学史、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同一个对象,这对我们的研究是大有好处的。学科分类有哲学、历史、文学,这是近代哲学研究的分法,大学科系就这么分。但是,体现在一个具体的对象上,比如韩愈,他不是分别体现的。他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研究可以分工,研究的结果还得汇总,才能表现出一个完整的韩愈;从各方面对一个问题都提出来,你这方面研究成果得到其他方面的认可,得出的结论就比较接近实际。光从一篇文章,一个观点来看,可以把文章作得天衣无缝,拿到更大范围里又行不通,这样的新观点就站不住,站不牢。各个学科协同作战,将会促进学科的发展,研究韩愈,从文艺心理学上也值得做些研究。做学问切忌把很复杂、很丰富、绚丽多彩的现象简单化。简单不是科学方法,因为不解决问题。宋朝程颢、程颐是亲兄弟,兄弟二人只差一岁,他们的学术观点却不一样,诸如此类。韩愈、柳宗元二人性格也有很大差异。韩愈反佛,柳宗元不反佛,两人的主张很分明。可是韩愈反佛,思想受佛的影响不少。”只有如任先生所说,抓住研究对象个

性,全面了解研究对象,分别课题研究,汇总分析,达到得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的目的。譬如说韩愈苦穷怕死,若从韩愈全人的本质看,他为国为民是不怕穷,不怕死的;若从他南贬潮州所说的话看,也确有苦穷畏死的心态。有人拿欧阳修的话做硬证,臧否韩愈品格,则不知韩愈一生为人;若以此说欧阳修不知韩愈,也是不了解欧公全人,宋代文士硕儒,最忌人苦穷畏死,更怕人说自己苦穷怕死。欧公一生和韩愈一样,为国为民不避生死穷困,然能变通,故在得《韩集》后虽称颂韩文,立志倡导韩文;然因穷困无位,不得不屈于时文,以时文及第得官后才倡导韩文,发动宋代“古文运动”。谁又能抓住欧公此举,而说他苦穷官迷呢?故以欧公之说批评韩公,是既不知韩公全人,也未及欧公全人。在当前检点“韩学”研究广泛深入的大好形势下,重温任继愈先生这番谆谆告诫,仍有指导意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前的多幅照片,正表现出中央党政领导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等同志,对文公韩愈给予特殊的关注:或亲临孟州韩园考察,或亲切接见韩愈研究会顾问等,这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韩公、韩愈文化、“韩学”研究的重视、关心、支持和鼓励:这更是其它同类学会无可伦比的!

张清华

2012年7月5日于郑州百花书屋



ZHONGGUOTANGDAIWENXUEXUEHUIHANYUYANJIUHUHUIYUANFENGCAI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孟州市韩园视察



1996年6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视察孟州韩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国学大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顾问饶宗颐先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一行莅临孟州市韩园视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看望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顾问、古典文献和文学研究专家傅璇琮先生